序

1982 年 11 月

纷纷扬扬的雪片，送来了第 65 个十月革命节。首都莫斯科作为苏联的政治中心，庆祝活动自然最隆重。在 11 月 7 日的前几天，莫斯科市区主要街道和要举行庆祝活动的场所按照传统方式装饰起来。街道两旁主要建筑物上，饰以红布扎成的花形和大幅标语，街头树立着巨幅的宣传画。红场一边的大楼上，高高悬挂着一排巨幅画像，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画像挂在中间。右侧并排悬挂的一幅同样大小的画像，长方型脸膛，没留胡子，两道浓重的粗眉，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正用谈不上有神但却安详的目光注视着远方。这就是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再往两旁，是十几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画像，不过，他们的画像看上去要比中间的两幅略小一些。当勃列日涅夫大权在握以后,有的人想出一句非常简练的话歌颂他:"从伊里奇到伊里奇。"现在,画像的规格和摆放位置,似乎在有意识地突出两个伊里奇的地位以及他们之间的继承关系。尽管第一个伊里奇领导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取得成功时，第二个伊里奇还是一个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满 11 岁的孩子。

按惯例，首都的庆祝活动主要有三项：庆祝大会、红场阅兵和庆祝宴会。这种重要场合，除非有特殊原因，苏联党政领导人是都要露面的，而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还要发表讲话。庆祝大会定于 11 月 5 日下午召开，阅兵式在 11 月 7 日上午 10 时至 12 时举行，1 小时后是庆祝宴会。勃列日涅夫不仅应该自始至终出席上述活动，而且还要在宴会上发表讲话。此外，他还要在这几天中会见一批又一批前来参加庆祝活动的外国党和国家代表团。紧张的活动安排，特别是在严寒中进行的阅兵式，对高龄而且身体欠佳的勃列日涅夫，不能不说是一次考验。

身患多种疾病的勃列日涅夫，虽然仍活动于苏联政治舞台的中心，但给人留下的印象却越来越与他掌握的权力不相称。表情呆板，反应迟钝，说话含混不清，行动僵硬迟缓，这种状态的确让人很难不加疑问地把他与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画等号。在苏联当时的政治体制下，高级领导人活着而丧失权力的，只有一种情况：失败，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在作为党的领袖的 18 年中，勃列日涅夫经历了数不清的政治斗争，然而他一直没有成为失败者。随着他执政的时间一年年延长，他渐渐成了一种象征，就像年年这个时候挂在莫斯科市内显著位置的画像一样，只是告诉人们这是谁，而不管他有多大年纪，身体是否健康。更何况，在苏联相对封闭的政治环境中，像十月革命节这样重要的纪念日，本身就是反映政治气候的晴雨表，主要领导人的一举一动，都会备受观察家们的关注。

11 月 5 日下午 5 时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始的庆祝大会，正式拉开了此次活动的帷幕。5 时整，身穿深色西装的勃列日涅夫率先步入主席台，后面是全体政治局委员以及国家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走得很慢，向着起立鼓掌的代表们缓缓地挥手。强烈的灯光下，他的脸颊看不出血色，别在胸前的五枚金星奖章，随着身体

的运动闪出刺眼的光点。大会由莫斯科市长普罗梅斯洛夫主持，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作了长篇报告。报告人还没讲到 10 分钟，敏感的观察家们便发现了第一个不同于去年的地方：报告中用了整整一段话赞扬勃列日涅夫。说他对创造性地制定和实现党的内外政策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因而在国内外赢得了普遍赞扬，享有最高威望。格里申的讲话被场内响起的掌声打断，戴着耳机的勃列日涅夫没什么反应，整个报告过程中他的嘴像大多数老人一样，不停地下意识张合着。

11 月 7 日上午 10 时，勃列日涅夫出席了阅兵式。他由两名年轻的军官搀扶着，一阶一阶地登上列宁墓。国防部长、苏联元帅乌斯季诺夫发表了简短讲话后，阅兵式开始。几千名军校学员和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军人列队通过红场。之后，214 辆装甲车、坦克和装着火箭的卡车，隆隆驶过。接着，由莫斯科各区组成的群众游行队伍走过列宁墓。在雪后的寒风中，勃列日涅夫脸上仍然没什么表情，只是他那只时时费力抬起挥动的手臂提醒着人们，那不是一座雕像，而是一个热量快要耗尽的老人……

中午 1 时，庆祝宴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宴会厅开始。勃列日涅夫致祝酒辞。他依然如人们已经熟悉的那样，眼睛紧盯着手中的讲稿念，只不过不该停顿的地方停顿的次数更多，发音更加含混不清。当他念完最后一句——为列宁的党、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苏联每个家庭的幸福和安宁、为世界的持久和平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干杯时，善于观察的人发现，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在他麻木的脸上一闪而过。不过，当时恐怕没人想到，这篇祝酒辞就是他留下的最后一篇公开讲话。

三天后，苏联官方宣布，勃列日涅夫于 11 月 10 日上午 8 时 30 分在莫斯科逝世。随后公布的勃列日涅夫死因和病情医学鉴定书说，他患有主动脉粥样硬化并伴有腹主动脉瘤、狭窄性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缺血性心脏病及心律不齐、心肌梗塞后心肌瘢痕性

病变。以这样的身体状况去应付上述繁忙的庆祝活动，对一个很快就 76 岁的老人来说，结果就是悲剧性的。

第二天，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发表了讣告及告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书，报纸配发了勃列日涅夫的大幅照片。同时还宣布组成以尤·弗·安得罗波夫为主席的治丧委员会。决定 12、13、14、15 日在全国志哀。12—14 日，勃列日涅夫的灵柩按照惯例安放在工会大厦圆柱大厅，各界人民将在这里向总书记遗体告别。

12 日 13 时，人们一批批走过用红黑两色纱幔装饰的圆柱大厅。已故总书记灵床上方垂悬着红旗，四周放满了苏联党、政、军领导机关以及亲友们送的花圈。勃列日涅夫的巨幅遗像挂在大厅正面帷幔的中央，下面是每隔三分钟轮换一次的仪仗队士兵。除此之外，勃列日涅夫一生中所获得的几十枚各种勋章、奖章摆放在灵床前显著位置上。苏联党政领导人轮流分站两旁守灵，身穿黑色衣装的维克托莉娅·彼得罗芙娜坐在灵柩旁，不时用雪白的手帕擦擦眼角。在前来告别的人流中，也有一些妇女流出眼泪，但大多数人只是神情严肃地从死者旁边默默走过。

11 月 15 日莫斯科时间 11 时许，安葬仪式开始。最先从工会大厦里抬出的是勃列日涅夫的巨幅遗像，接着是众多的花圈，随后是 50 多名将级军官手捧别放在大红缎垫上的勋章奖章列队而出。勃列日涅夫的灵柩由六名年轻军官抬出。两天前刚刚在中央非常全会上当选为新任总书记的尤·安德罗波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吉洪诺夫一左一右扶灵而行，后面是全体政治局委员。红黑两色的灵柩被放在炮车上，由一辆装甲车牵引从工会大厦向红场缓缓移动。灵车在红场绕行一周，停在列宁墓正前方，仪仗卫兵打开棺盖。待苏联领导人登上列宁墓后，追悼会开始。安德罗波夫致了悼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苏联元帅德·乌斯季诺夫，苏联科学院院长阿·亚历山德罗夫，莫斯科计

算分析机器厂磨工维·善什卡廖夫，乌克兰共产党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委第一书记阿·戈尔季延科依次讲了话。然后领导人又走下列宁墓，跟随灵柩来到列宁墓后、克里姆林宫墙下的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墓地。这里已经埋下了以往的九名领导人，而勃列日涅夫的墓穴，特意被安排在正中央：右边是斯维尔德洛夫、伏龙芝、日丹诺夫、伏罗希洛夫、布琼尼五人的墓地，左边是捷尔任斯基、加里宁、斯大林、苏斯洛夫四人的墓地。下葬前，维克托莉娅·彼得罗芙娜和勃列日涅夫的子女们一边抽泣一边向遗体吻别。然后灵柩由六名仪仗士兵缓缓放入墓穴。这时，在军乐队演奏的苏联国歌声中，礼炮齐鸣，汽笛响起，勃列日涅夫的亲属和苏联领导人依次抓起一把土，撒向墓穴。看着纷纷扬扬的泥土从一只只手中落下，在场的人和通过电视注视葬礼的人，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句话：一个时代结束了。

墓穴上厚厚的花岗岩石盖，犹如一个巨大的句号，重重地画在了历史上。肉体上的勃列日涅夫从此消失了。几天以后，他那饰着黑红两色纱带的巨幅画像,也被悄悄地从原来的地方取走,而且肯定明年不会再挂了。尽管勃列日涅夫的葬礼是自斯大林逝世近 30 年来苏联最隆重的一次，尽管他的同事们为他打破常规，把墓穴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墙下墓地的正中央，但这并没能让勃列日涅夫在精神的世界中永存。也许,他留给他的人民的那种衰老、迟钝、步履蹒跚的形象过于深刻了，以至于很难在人民心中赢得像格里申在勃列日涅夫逝世前几天所说的那种尊敬和威望。他在生前最后一次红场阅兵式上，检阅了苏维埃国家的武装力量，正是这支武装力量在他前任和他本人的努力下，成了使苏联能与美国抗衡的保证，成了使苏联作为另一个超级大国立足于国际社会的基础。他葬礼上军官们手捧的那一枚枚奖章、勋奖，不全是为满足他晚年的癖好特意颁发的,毕竟其中有一部分是他为这个党、这个国家勤奋工作的见证。他执政了 18 年，时间之长仅次于斯大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也是继列宁、斯大林之后，第三个死在工作岗位上的领袖。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让苏联人像当年失去列宁、斯大林那样，为他的逝世感到一种震撼般的悲恸。这可以说是一种反差，一种对比鲜明且又不以某一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的反差。这种反差在勃列日涅夫身上表现得如此突出，以至于人们都要禁不住问一个为什么。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不容易，但是，这个答案如果有，那它肯定存在于他生命的轨迹划过的那段时空里。

第 一 章

第聂伯河畔的石城之子

广袤丰腴的乌克兰大地上,一条大河自北向南,蜿蜒曲折,纵贯而过。宽阔的河道汇拢起两岸纵横交错的支流，荡着滚滚波浪在黑土褐岩、灌丛草原上一泻千里。它宛若一条大动脉连着无数大大小小的血管，为繁衍生息在她怀抱里的万物生灵，注入生机与活力。这就是第聂伯河，一条孕育了古代基辅罗斯文明、哺育着两岸众多民族的母亲河。

从历史名城基辅顺第聂伯河而下，在接近大河转弯处另一座大城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同时与这条大河和苏联历史名人联系在一起的城市——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用著名的“契卡”创始人捷尔任斯基的姓命名这座不太有名的中等城市，固然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它的知名度，但真正使它身价陡增、名声大振的还要属勃列日涅夫，因为这个继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之后的苏联第四个领导者，就出生在这里。

1936 年以前，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一直叫卡缅斯科耶，意即有“岩石的”或“石头的”地方。在它东面是全苏最大的煤矿所在地顿巴斯，西面是有名的铁矿区克里沃罗日耶。连接两个矿藏

地的铁路又正好经过离两个矿区差不多等距的卡缅斯科耶，加上后者紧依第聂伯河，可以利用这条大动脉把炼出的钢材便宜地运到沿岸各地，因此这里便被俄国的和外国的工业家们看中。19世纪80年代末，法国、比利时合营的南俄公司，在卡缅斯科耶点燃了乌克兰最初的两座鼓风炉。从此，这里渐渐成了南俄冶金业集中的地区。到了20世纪初，卡缅斯科耶的人口已由2000多人发展到了18000多人。昼夜不停地从高炉和转炉中喷出的黑灰色烟柱，翻滚在它的上空。晚上，出炉的铁水又把一团团桔红色的光芒抹上夜幕，洒向第聂伯河宽阔的河面……这种景象甚至引起了正在专心研究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列宁的注意，在他的名著《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就出现过卡缅斯科耶的名字。①

就在卡缅斯科耶的鼓风炉点燃没多久，一个名叫雅科夫·勃列日涅夫的农民，带着全家离开库尔斯克省斯特列茨克县勃列日涅沃村的老家，来到这里当了工人。这便是后来苏共中央总书记的祖父。雅科夫的儿子伊里亚·勃列日涅夫继承父业，也是一名轧钢工人。他与同车间的一个老工人的女儿娜塔莉娅结婚。娜塔莉娅于1906年12月19日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取名列昂尼德,再加上父名和姓,未来总书记的全称就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几年后，伊里亚·勃列日涅夫夫妇又相继有了次子雅科夫和女儿薇拉。

到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出生时,他家在卡缅斯科耶定居差不多30年了。作为俄罗斯族人,他们在这个乌克兰的城镇里还只占少数。好在卡缅斯科耶本身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犹太人、德国人和捷克人都有,非乌克兰人在此地并不受歧视和排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父亲不仅有固定的工

①列宁在书中统计了103个欧俄最重要的工业中心的材料，卡缅斯科耶是其中之一。见《列宁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二版，第557页附录三。

作,而且还粗通文墨,漂亮能干的母亲,也略懂读写,因此,他们对长子的希望就不单单是让他成为一名普通的工人。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童年的记忆里,父亲是个稳重而严肃的人。他不娇惯子女,也不惩罚他们。除了像大多数轧钢工人一样高大强壮外,他还总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即便在家里也把脸刮得干干净净,衣衬整洁。由于他性格直爽,为人处事不耍手腕,得到工友们的尊敬。他常用这样的话教育自己的孩子:"如果你许下了诺言,就要履行。要是对一件事有怀疑,就应该直说 如果你害怕,就不要去做;一旦做了,就不要胆怯。如果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就坚持到底。"十月革命胜利后,列昂尼德的父亲成为三班工作制中一个班的定料员,这是一个需要丰富的生产知识和仔细计算才能胜任的职务,结果他干得不错。 30年代,他还被评为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但他没能看到自己长子的飞黄腾达,去世时还不满 60 岁。

列昂尼德的母亲要长寿多了,直到 70 年代 90 岁高龄才去世。长大成人并且地位日渐显赫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对母亲始终怀着深深的敬意。她操劳一生,默默承担着抚养子女、操持家务的繁重劳动,始终保持着普通劳动妇女质朴善良的本色,就是在她的儿子成了"大人物"以后,也依然如此。她在相当一段时间拒绝搬到莫斯科去住,而且也拒绝搬到当地政府为她提供的宽敞明亮、设备齐全的住宅去,甚至当她提着小篮去商店购物、别人让她不排队先买时,她都要生气。身为"大人物"的母亲,总有些人千方百计想走她的'后门",遇到这种事情,她常常举起那双粗糙的手说:"瞧,我有两只手。只要我能做到,我会用它尽力帮你的忙。但我不能吩咐儿子干这干那。"她也为成为"大人物"的儿子担心,当她第一次看到儿子在莫斯科郊区富丽豪华的别墅、成排的外国高级轿车时,叫着儿子的爱称,不安地问道:"廖尼亚,你不担心吗?布尔什维克突然下台了怎么办?"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不满 8 岁。俄国卷进了大战，祸根种下了。但也正是战争爆发前后这几年，卡缅斯科耶的冶金业达到高峰。生产的迅速发展需要培养更多的有知识的人才。在卡缅斯科耶，当时有四所学校：工厂办的两年制小学、供外国小孩上学的学校、女子中学和正规的古典中学。古典中学原本不收工人子弟，经过大战前几次革命的冲击，古典中学的大门也开始对工人子弟打开了一道缝：择优录取少部分工人子弟入学。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很可能是在念完两年小学之后，于 1915 年考入了古典中学，他是同时录取的七名工人子弟之一。古典中学的课程很多，德语、法语、拉丁语、俄语语法与文学、历史、数学、物理、地理、艺术等，都属必修课。在众多的课程中，列昂尼德比较喜欢历史和数学，历史教员科瓦列维奇是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唯一提到的这所中学里的教师，当然他是一名布尔什维克，国内战争时期为邓尼金匪帮杀害。其他课程列昂尼德成绩平平，特别是外语尤为吃力，因此，他算不上优秀的学生。但他也没有因学习跟不上而辍学。对像他这样的工人子弟，学习还有另外的一个“动力”，按当时的规定，他们这些所谓的“官费生”，如果学习成绩优良，可以免除 64 个金卢布的学费。这笔钱对像他父亲那样的工人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难怪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中说，他长大以后，才知道父母为让他受真正的教育曾下了多大的决心。

在中学上了两年，1917 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接踵而至的国内战争把俄国推进了一个动荡的时期。第聂伯河畔成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德国军队、白卫军、土匪武装和布尔什维克进行较量的战场。卡缅斯科耶也被卷入了战乱。这里的工厂由于缺少煤和原料以及许多外国工程师弃职避乱，绝大部分陷于瘫痪。城里 90％的居民靠工厂的工资生活，工厂停工使他们的境况每况愈

下。少得可怜的配给面包并非家家都能买得到，人们只好用值钱的东西跟郊区的农民换食物，一旦找不到让农民感兴趣的东西了，就只有挨饿。1921年春，乌克兰发生大饥荒，卡缅斯科耶每天有十几具饿殍横尸街头。这段时间，列昂尼德的父亲回到库尔斯克省的农村老家务农，加上老家亲戚的接济，勃列日涅夫一家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才没发生什么意外。就在这年夏天，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从已被改为第一劳动中学的原古典中学毕业了。在大大简化的毕业典礼上，校方招待毕业生的，是一杯放上学生自己带来的白糖开水。

15岁的列昂尼德很难找到工作。正巧，一位失业的工程师彼得罗夫在冶金厂废弃的房子里开办了一所“冶金职业学校”，于是他便成了该校的第一批学生。最艰难的日子慢慢过去了，新经济政策开始显露成效。与日渐活跃、充满生机的农村相比，卡缅斯科耶的冶金业的恢复要慢得多。一面是热火朝天的农村，一面是冰冷的鼓风炉和杂草丛生的工厂，这两种景象对一个15岁的少年所产生的吸引力肯定截然不同。农村的恢复发展，农业经济的活跃，需要一大批农业干部，同时需要培养新一代农村工作者。这些因素合在一起，第一次帮助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选择了生活道路。1923年夏，他告别了故乡亲人，前往库尔斯克，进入设在这里的土地管理与土壤改良技术学校学习。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共青团组织。职业的和政治的两条道路同时在年轻的勃列日涅夫脚下铺开了。

四年技校学习生活结束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成为一名土地管理工作者。他先在库尔斯克地区的一个县工作，之后又来到白俄罗斯的奥尔沙附近的科哈诺沃当土地测量员。尽管勃列日涅夫在这里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对他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正是在这里一次简朴的晚会上，他认识了他未来的妻子维克托莉娅·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彼得罗芙娜。这位未来的第一夫人当时是名护士，随父母从别尔哥罗德迁居此地，而且还是犹太人。不过当时这一切对朝气蓬勃的共青团员勃列日涅夫来说，构不成与这位姑娘接近并相爱的任何障碍。

1928 年，勃列日涅夫又被派到乌拉尔工作，先是在米哈伊洛夫斯克，然后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以西的比谢尔季，并成为比谢尔季区的土地局主任。第二年 10 月 9 日，他被联共（布）比谢尔季区委常委会吸收为预备党员，记载着日后该党总书记跨入党的行列的文件材料，是上述区常委会的第 44 号记录。50 多年后，斯维尔德洛夫州委把这份记录寄给勃列日涅夫，勾起后者对往事的回忆，那一天的情景似乎又浮现在这个 70 多岁老人的眼前："这是多么令人惊异的一天！从表面上看，什么都没有变：秋天，下着雨，灰暗的天空，乌拉尔农村不通车的乡间道路依然如故。……而实际上一切都变了：去迎接困难，去干事业和去迎接忙碌的日子的已经不仅仅是土地测量员勃列日涅夫，而是伟大政党的一个全权代表……"两年后，即 1931 年 10 月 24 日，勃列日涅夫的预备期结束，他领到了第 1713187 号党证，成为联共（布）正式党员。[①] 在 1983 年发表的回忆录中，勃列日涅夫曾谈到他对党的认识与感受："对我来说，党、为党的事业服务是整个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有时我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不再意识到自己是这个伟大整体的一部分……我就难以度日。……假如没有我们的党，就没有我的今天。"不管刚刚拿到党证的勃列日涅夫当时是否清楚地意识到他后来所说的这些，应当承认，他说的是

① 1926 年制定的联共（布）党章规定，候补党员分三类：（1）工人和工农出身的红军战士；（2）农民和不剥削他人劳动的手工业者；（3）其他（职员等）。不同类别的候补党员候补期不同，第一类人至少 6 个月，第二类人至少 1 年，第三类人至少 2 年。勃列日涅夫是技术工作者，属第三类范畴，因此他的候补期为 2 年。另外党章还规定，党员的党龄从成为正式党员时算起。

事实。的确，没有党就没有勃列日涅夫后来所获得的一切。由此看来，他那没有多少文化的老母亲出于母爱所讲出的担忧，倒真是入木三分、一针见血。

勃列日涅夫成为预备党员的 1929 年，在苏联现代史上被称为“大转变的一年”，它因同年 11 月 3 日斯大林发表的同名文章而得名。斯大林把社会主义向城乡资本主义分子进行坚决进攻作为这种转变的标志。一个星期后，联共(布)中央举行全会，主要研究的问题之一就是集体农庄的建设。全会决议确认了苏联已经进入对农村普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大农业的时期，提出密切注意集体化问题是各级苏维埃最重要的任务。于是，一场向农业集体化疾速推进并同时消灭农村中剥削阶级势力的进攻号角吹响了。作为一名年轻的农业干部，一个一只脚刚刚跨进党的门槛的青年，不可能而且也不会置身在这场铺天盖地的运动之外。勃列日涅夫自己曾谈起过他在 1929 至 1931 年间在乌拉尔的经历和见闻。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当时这场运动相当积极的参加者，因为正是在这两年中，他不仅当选为比谢尔季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代表，成为该区土地局主任，很快又被选为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副主席，最后，1931 年初，升任乌拉尔专区土地管理局副局长，从比谢尔季来到乌拉尔专区的首府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这一年他 24 岁，对于这样的年龄，副局长的职位是相当高的了。

看来，勃列日涅夫在乌拉尔一帆风顺，前程似锦。按照正常逻辑，他应该在这个党员数量比较少、正展开大规模建设的地区呆下去，利用已打开的局面谋求更大的发展。但多少令人意外的是，在副局长的位置上只干了几个月的勃列日涅夫忽然离开了乌拉尔，回到了他的家乡卡缅斯科耶，在第聂伯钢铁厂里当了一名工人。据勃列日涅夫在回忆录里的解释，作出这一决定是由于他认为集体化事业已经取得了不可逆转的进展，而工业则羽毛未丰，因此为社会主义斗争的前沿在工业战线。几乎所有勃列日涅夫的传记作家

都对此解释不以为然。[①]但在缺少确凿的材料证明这次反常调动的情况下，所有别的解释又都只能是一种猜测。不过了解一下当时大的政治背景也许对思考这一问题多少有些帮助。1930年到1931年，正是集体化运动出现严重反复的两年。斯大林的一篇《胜利冲昏头脑》，说对了运动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但却开错了药方，把责任推到了地方干部身上。这些地方干部一方面看到辛辛苦苦工作的成果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丧失殆尽，如勃列日涅夫所在的乌拉尔专区集体化的水平从1930年3月1日的68.6%，下降到6月1日的26.6%；另一方面，他们受到上下两方面的指责，承担了极大的压力。而从1930年下半年起，中央又要求再次加快集体化速度，刚刚降温的运动又要急风暴雨般地展开。这场运动的结局如何？会不会再次成为"替罪羊"？这些问题是摆在每一个具体工作者面前的很现实的问题。同时，1931年2月4日斯大林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那句有名的口号："在改造时期，技术决定一切。"要求布尔什维克去掌握科学技术，成为专家和内行。领袖的身份和口号式的语言就是最强有力的导向，与捉摸不清、变化无常的农业相比，工业似乎成了当时最大的政治了。那首很快风靡全苏的《人人想当工程师》的歌曲，拨动了整整一代年轻人的心弦。在30年代的苏联，党员干部自由选择工作岗位相当困难，但响应党的号召是天经地义的。借助当时大的政治

①美国的约翰·多恩伯格、原西德的米夏埃尔·莫罗佐夫、俄罗斯的罗伊·麦德维杰夫等都对勃列日涅夫的这次调动作了种种推测。多恩伯格列出不下五种可能，如自己的选择、官僚的差错、被家乡的高级官员看中，以及被莫斯科农业大学开除或退学。莫罗佐夫说勃列日涅夫是个善观时代动向的人，因此他明白在乌拉尔这样一个农业越来越被挤到第二位的地区，农业干部获得荣誉和升迁机会越来越小，而风险则相应增大。麦德维杰夫从几个乌拉尔人那里得到一种解释，说勃列日涅夫积极参加了剥夺富农的工作，了解到了其中的"阴暗面"，因而想趁早逃避。但上述说法均无材料证实。

环境,顺应刚刚兴起的社会潮流,勃列日涅夫一定是抓住了某个机会，顺利地完成了他生活道路上一次极不寻常的转向。

回到卡缅斯科耶后，勃列日涅夫白天在工厂里当钳工，晚上在当地冶金学院夜校学习。他很快便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先被选为系党小组长，然后是工会主席，跟着又当上了学院夜校的党委书记，并同时担任两个行政职务——冶金工农速成中学校长和冶金夜校校长。勃列日涅夫并非搞教育的出身，而且当时他自己还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把多项与教育有关的职务委任于他，说明在“技术决定一切”口号下，教育，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教育，已成为各级组织一项特别迫切的任务。而勃列日涅夫被迅速选来充当本地区完成这一任务的骨干，至少证明了他不是由于在乌拉尔犯了什么错误才被迫离开那里的。

身兼数职使勃列日涅夫在大学学习的最后两年过得很紧张。同时，由于他在冶金学院和夜校所具有的地位，也使他得以结识一批与他年龄相仿的青年人。这些青年人是斯大林“技术决定一切”和稍后的“干部决定一切”的受益者，他们是 30 年代最受重视和尊敬的党的技术干部中最朝气蓬勃的一代。随着 30 年代中后期掀起的大清洗运动对比他们年长的干部的冲击，他们中的不少人先后被迅速提拔到了卡缅斯科耶市及所在的叶卡杰琳诺斯拉夫州的党政领导岗位上，五六十年代又有几人上升到中央领导岗位。当 60 年代中期勃列日涅夫成为党的最高领导人后，他的这些同学便被委以重任，构成勃列日涅夫统治时期赫赫有名的“第聂伯帮”的组成部分之一。

当然,上大学时的勃列日涅夫还想不到为自己日后执掌党的大权作准备。他面临的迫切任务是顺利从冶金学院毕业,拿到工程师职称,因为这才是那个年代最有用的‘敲门砖”。1935 年 1 月底,他如愿以偿。他的毕业设计《捷尔任斯基工厂高炉瓦斯静电净化设计》

通过了答辩，理论部分和设计部分均为优秀，他被授予了热动力工程师职称。就这样,经过五年寒窗,农业技校毕业生、土地测量工作者勃列日涅夫成了冶金工程师和全苏第二大钢铁厂——捷尔任斯基钢铁厂动力车间的领班。时代决定个人的命运，个人命运反映时代的特征。勃列日涅夫人生的最初几步充分印证了这一点。

在动力车间工作了一年之后，勃列日涅夫不得不第二次远离故土，到贝加尔湖以东的赤塔去。他被征召入伍，，要在那里服满所规定的兵役。

根据 1925 年 9 月颁布的义务兵役法，国家每个 19 岁到 40 岁的男性公民均应服兵役。服役期包括三部分：征集前训练、现役和预备役。征集前的训练由各基层组织就地进行。现役分为三种：常备部队、地方部队和军外军事训练。常备部队按兵种不同服役期从 2 年到 4 年不等，一般规定陆军诸兵种服役期 2 年、空军 3 年、海军 4 年。第二年，苏联又对上述兵役法作了补充规定，即在高等院校和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和毕业的公民，也要接受军事训练和服现役。只不过由于对大学生普遍进行了理论课程和两个月实际操练的高级征集前训练，他们毕业后服现役的期限缩短为一年，而且经考核后还可取得预备役相应的军事职称。这可算是对知识分子的一点政策倾斜。当年 29 岁的勃列日涅夫不论从哪方面讲，都没有理由不履行服兵役——当然是现役——的义务。

30 年代前半期，国际形势日趋紧张。日本 1931 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很快控制了中国东北，对在这里与中国有着几千公里共同边界线的苏联形成巨大威胁。1933 年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不仅公开宣扬要争夺阳光下的地盘，而且逐步付诸行动。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一方面加快进行经济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另一方面也抓紧对武装力量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已经陈旧和落后的武器装备，组建更符合未来现代化战争要求的新兵种和部队。因

此，像勃列日涅夫这样受过高等教育、有一技之长的技术知识分子，正是部队非常需要的。按照受教育程度，勃列日涅夫被分配到离赤塔不远的外贝加尔装甲坦克学院。那时的装甲坦克兵，与航空兵、炮兵一样，是苏联政府下决心大力发展的兵种。

经过 40个昼夜的行驶，军列把包括勃列日涅夫在内的一些新兵送到赤塔附近的佩夏卡。在荒凉的黄土地上，长长的铁丝网和木桩围着数排低矮的灰色棚屋，棚屋前面是一块足球场大小的空地，上面被坦克履带碾轧得坑洼不平。空地的另一边是一道堑壕和半人高的石墙，几辆“T-26”和“БТ-4”型坦克蒙着深绿色帆布停在那里。远处，重叠的荒山像一道巨大的屏障，把这座小小的兵营与外界隔绝开了。勃列日涅夫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为期一年的军旅生活。

最初几个月的训练是枯燥艰苦的。无论什么天气，新兵们都要赤膊上操，每天进行长时间的队列训练以及野外行军。新兵训练结束。坦克驾驶、战术及武器装备等科目的训练紧接其后 。当时用于训练的“ T-26 ”轻型坦克是苏联在 1931年研制的，并在1934年对其进行了重大改进，被列为诸兵种合成兵团在战斗中主要的支援兵器。但这种坦克对某些地形不能很好适应。据勃列日涅夫回忆，他所在的坦克学院第一营营长科普佐夫有一次指着离营房不远的一条河对勃列日涅夫他们说：

“你们在这里的都是工程师。请你们解答一道题。你们会驾驶坦克开过平原，翻越障碍，攀登山岗斜坡，可是你们考虑过没有，怎样才能驾驶坦克通过这条河呢？”

勃列日涅夫几个人面面相觑，一时无言以对。但他们马上着手研究这个问题。利用他们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最终解决了这个难题。可见，征召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服役，并能利用他们所学过的知识，就可以在让他们履行自己公民义务的同时，作出更多的有益于国防建设的贡献。

看来，勃列日涅夫在服役期间表现还不错，他不仅是这批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